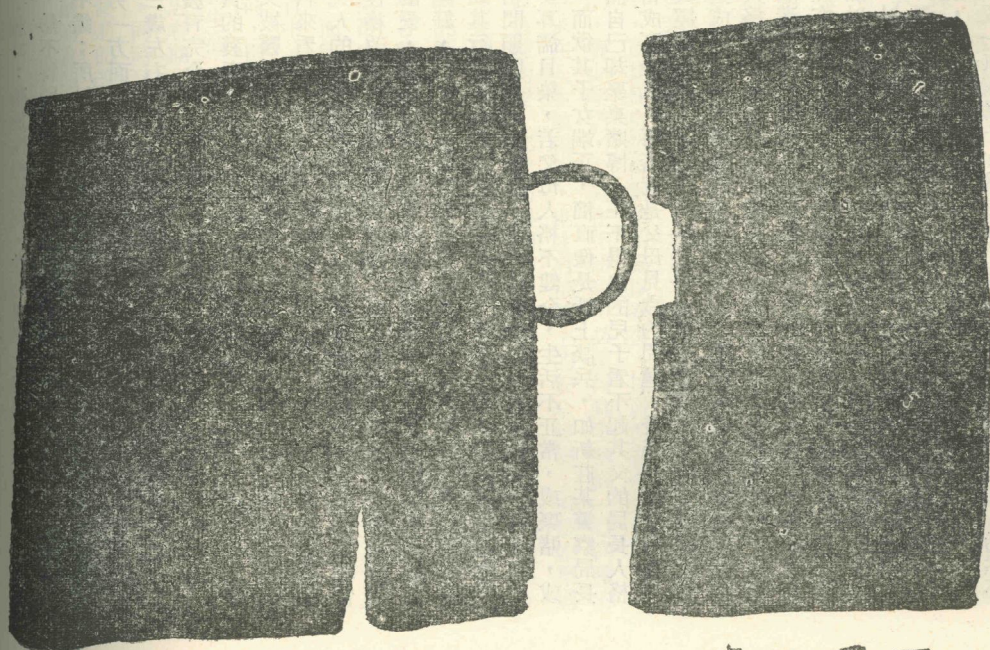


象映的圓渾



克亞爾亞

二
44
二

之一：西窗，沒有月亮的晚上，一九六九年
十二月八日

山在那裏默然，非常悲壯的沉寂著。嚴肅的顏
面是無謂始點，無謂終結的一種認識。給誰看呢？

——那麼冷靜的存在著，在西窗，西窗渺小的街屋
之後。

難熬地，冷酷地，非常緩慢地轉動著的夜晚，
沒有，純然的沒有月。淡漠的睜眼，再聽也聽不到
自己沉睡的聲音。一堆思想很無聊的浮著，不，很
糾纏的論理著。這樣，那樣；那樣，這樣。奇突的
心像裏大把大把的命題刈動著，且很混擾地滑輪似
的攪動著，再排，也鋪排不出一條有始有終的軌道
。這種思想的遊戲未免太孤獨。終於絕望起來，若
痴地顛懷著。震耳欲襲的聽任解離的軀體對奔潰的
頭顱嘲弄時，一架飛機閃著刺眼的紅光燈飛過窗格
子。軋然有一些自語：

聽說過嗎？有些人一生活在柏拉圖裏面，有些
人一生活在耶穌裏面，有些人一生活在佛裏面。權
威把流動的生活塑成一個模子；論理、判別、自覺
、論理……。前天、昨天、今天都讀月亮神話，輪
迴的意念把「沒有月亮」記成很特殊的印象。似乎
也開始心的沉滯，要服從許多概念的權威，所以就
牽引成這樣纏結的情緒，這麼的切割不斷。

脫離了似乎無盡的思潮，沒有月亮也就不相干
這一夜的生活。於是便很沉默的睡去，在無月照的
西窗下。

疲倦的時候就是要睡覺。

之二：城樓月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暮昏，從雜誌室出來，中央圖書館古形的城樓上一個渾圓的柔黃，想起來那是今日早起的月。三分之二的竹足已經把這一刻的畫面記住。踏出銜銅環扣的大扇門看橋下水荷花叢，枯乾的枯乾，謝的謝，含苞的含苞，晚開的晚開。

離開植物園在南海路走著時，忽然擱出一「漢月」。想到那樣的城樓之上，月亮是很古氣的。足夠蒼涼的心酸於是開始噉咬，很虛茫的盤古的緬懷把視線也看成模糊。恍惚的停在紅綠燈的十字路口，恍惚的等著綠燈亮起，恍惚的要踏足越過，一輛轉彎的車子從鼻前擦過，轟然的覺醒過來，眼前的月亮已在七層高的洋樓之上變得非常之現代。而且有街燈亮，馬舞的音樂在車喇叭聲中敲鼓。我不禁失笑，很莞爾地。

這麼來來去去的走動時，很妙の世界就像一個無常的戲台子，總是鋪排張掛著每一幕的佈景，永遠不被否決。一個必然的這樣；是的，就是這樣。搭上了往吳興街的車子，那月光已經流動起來。路燈、廣告燈、車燈喧鬧鬧的穿梭著。平穩的路上車子駛得很得意，從敞開的窗子吹進來的晚風也够舒暢。我已經在預想拇指山上的那幅月該會是怎樣的編排了。

之三：埔心，相思林裏的白色霧，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

除了守夜的輪班，所有的營帳都早已沉睡去。沒有電燈牽線過來，鄰隊那幾燭光的亮度又不够射透許多黑。分配來一根白臘燭已經點得剩下一灘油了。一小段燈芯在熔融的油臘裏掙扎的燃著青白的花朵。不知道是幾點的時刻，也懶得去辨認錶面度數。

霧氣太重，觸指可覺寒沁的濕氣。月光就顯得朦朧起來，蒼白著，從葉隙間淡淡的探照下來。在足夠高度的樹羣中便被霧氣吞滅。醉醬草上的水珠閃亮著。却是那邊屬於味全牧場的路燈在映照。

全然的仰首：樹幹形成的一直線一直線之間的明和暗，一片葉叢一片葉叢之間的光和影，中天好不容易整個看出來的小小渾圓的月亮，構成非常之幾何的美。感覺這美竟是無以解釋的神秘和得意。

風吹時，落葉矢下於潮濕的桌面。墊肘的白紙也浸漬得冰涼了。不可思議，拿一根樹枝去扶要倒塌的燈芯時竟又有此刻是奇跡的感覺。很小的動作，但是很安穩，很真實。桌對面阿古教玩 Ono Caci，眼神很自然地流露著，很朴真地。蛙鳴、蟲織以及呼吸的聲息都是一樣的清新。

如此故意不眠的一夜，終究證實月的單純。不必和任何觀念去聯想，只要感覺它的形，它的位，它的色，也有更深的感動。無言的、深切的銘刻起來，清晰一如永恆的傑作。

是那一種創作呢？超乎畫筆，超乎油彩，超乎詩情。

四：直截了當的看，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

八點過的時刻，從二二三走下來。四面就像所有晚上那般程度的黑和靜。路燈很孤寂的排立著。照一圈圈的光，然後把它連成一徑的亮。中叢的杜鵑仍沒有渡光進去。單面來的光總要造出影的幽暗。

天空有閃動的星像螢螢。沒有注意到月的有無，它應該已在上空，——而在無厚重感懷時是不常特別的視向的。很習慣的向拇指山看去。通常總愛從這徑的角度去看那山在黑暗裏造成遠距離的感覺，柔順地起伏著的曲線是很細膩的。

幻境似的觸眼山線之一塊很明亮的金黃。未曾見過在那個位置出現使得猜疑太重。若不是一片連天的黑半遮著，很顯然，那是月亮無疑。那片黑使圓不完全而模糊，而懸疑。

幾步路後，另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。移位其上是一塊灰色雲，無疑的是這麼一個月亮：八點過還在山頭的（令人訝異的）月。

澄清那一瞬的視界真美：很直截了當的看非常出乎意料的月，且發現上面的天除了星幾顆便什麼都沒有，只是很寬廣的伸向著，抓取向無盡的空。